

烈祖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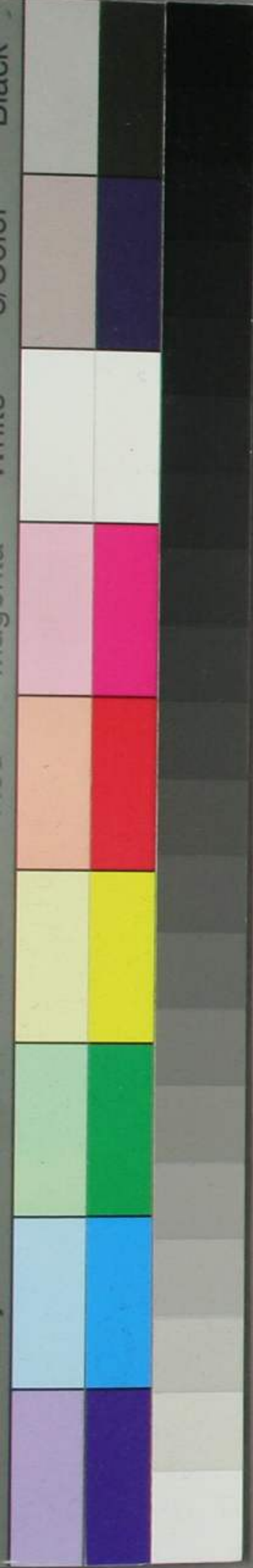
安積覺編次

卷九

伊5

742

9



伊5  
門 742  
卷 9



烈祖成績卷之九 起慶長四年終其年十二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四年己亥正月神祖在伏見第與四大老前田利家字

喜多秀家上杉景勝毛利輝元連名授書島津義弘賞朝鮮

泗川之功賜良刀義弘子忠恒亦賜刀擢為少將 松榮紀事

無所考 ○雜錄島津家記曰正月四日神祖入義弘策賜國

以伊奈圖書為使賜黃金 九日島津義弘叙正四位下拜參

議以旌戰功 補任公卿 利家稍悟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之姦邪十

日與神祖議遵豐臣秀吉之遺命擁護秀賴從自伏見居大

阪城神祖駕舟送之利家抱秀賴坐正殿神祖入謁諸侯牧

且讀 卷九

伯相繼謁見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軍記松榮紀事○  
五奉行議曰頃間內府舉措多可疑者今輔佐嗣君在伏見則諸侯入謁嗣君者亦必謁內府而威望自重矣不如移嗣君於大阪內府亦來大阪起居嗣君則事體允協乃以淀殿之意告神祖神祖以為不可曰太閤薨未數月朝鮮諸將未還不宜及之故其議遂寢至是累請使之神祖不得已從之據之則四大老建此議者欲奪神祖之權之謀而與諸書異勢或其然也

淀川及至平瀧

木書作枚方說見十九年河岸有人多列衆皆失色以為

此必大阪出兵襲我衆寡不敵事不可濟神祖從容問彼何人舟中之人無敢對者有一人曰得非井伊兵部少輔之衆神祖悅停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長脇五右衛門晉謁神祖命之使為後拒騎而入伏見第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記五奉行德善

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遣兵更番

成伏見城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細川系譜家傳錄松榮紀事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

代麻呂八歲而夭

源流綜貫十九日神祖宴于有馬法印第赤松律師

則祐之裔有馬筑後守重則子中務少輔則賴利髮叙刑部卿法印舞曲未闕井伊直政來告

密事神祖歸第

○關原記大全曰直政耳語神祖曰聞此日

伏見人多往來此必有故不宜飲宴至夜須藤堂高虎亦來

有密語人不知其故而伏見騷擾人心動搖二十一日四大

老五奉行以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及相國寺僧承

兌為使

關原記大全承兌作安國寺惠瓊今齋連名書詰問

神祖曰太閤薨未幾私議婚嫁以息忠輝為伊達政宗之婿

以牧野康成之女嫁福島正則。以小笠原秀政之女妻蜂須

賀至鎮。阿波守家政子任長門守叙從四位下更阿波守領

河波○松榮紀事曰蜂須賀家政與福島正則婚嫁

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此皆違太閤之遺令其意云何○家忠日記石

忠政於川中島亦在其條數按增忠政封此後事也新慶長

記作正月十六日惠瓊使德山五兵衛奉問蓋誤今不取

自今不宜干與政事神祖曰誣我為違太閤之遺令誠所不

解。卿曹疏吾不欲輔佐秀賴是棄遺命也。然吾非欲干與政

事。自當引退使武藏守代己以聽政。如婚嫁事。別有處置。松

紀事曰四使來問神祖不擇曰豈四大老五奉行厭吾邪然

則吾歸關東耳或欲逼吾使自裁乎請聞其故今從關原記

大全。四大老五奉行遣使誚責政宗正則私為嫁娶。政宗曰非

我所知。界津商人今井宗薰所為也。且與內府結婚。有何不

可。吾輩世祿之家。自與恩澤諸侯異。不可拘以常例。正則曰。

吾與太閤為親族。○關原記大全曰相傳正則之父新左衛

門為兄弟故正則云然。故欲與內府交歡。固結輔佐嗣君之好也。蜂須

賀家政曰。至鎮結婚。非有他意。欲告政府。稽延後於事機。五

奉行名宗薰詰問之。○據雜錄今井彦右衛門家傳宗薰本

士流也刑部左衛門通久第二子彦右

衛門宗久剃髮叙大藏卿法印秀吉公賜采地一千石其子

帶刀左衛門久胤剃髮號宗薰神祖增給三百石領一千三

百石世居界津宗薰對曰。此非內府之所知也。固執不易其言。遂得

免。以故人懷疑懼。京畿繹騷。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

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黑田如水。其子長政。藤堂高

虎。森忠政。京極近江守高次。長門守高吉子叙從三位任參

烈祖職讀

今據關原記有馬法印金森法印素玄。五郎八長近剃髮織

田有樂。信長公弟源五長新莊駿河守直賴。藏人直昌子後

法每夜來伏見第護衛神祖。家忠日記石卯餘史細川家

谷吉繼亦歸心於神祖。以為五奉行舉兵圖神祖。則為前鋒

防之。屯兵新莊直賴第。密為之備。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

五奉行作四大老黑田長政以策略說諸將。多屬神祖。家忠

水野忠重常侍左右。不少懈弛。神祖嘉之。水野方是時如水

長政正則輝政高虎。每夜參預謀議。森忠政雖不入其席而

常候外席。清正嘉明幸長忠興。雖不與謀議而與石田三成

相惡。故專歸心於神祖。年譜創業記家忠或勸神祖曰。須入

日記松榮紀事

天津城。依京極宰相高次。神祖曰。凡當患難時。進則有勢。退

則失勢。終不聽。創業記是月。東國將士。以更番赴伏見。榊原康

政至尾州熱田。石卯餘史作江州勢田今從家忠日記聞伏

見忽劇。策馬馳至伏見。不脫旅裝。立謁神祖。神祖悅其速至

稱之。本多正信。伊奈忠次。大久保十兵衛長安。後任石見守

長谷川七左衛門等。為會計賦稅。應召而至。途聞伏見之變。

亦兼行而進。東兵充塞天津山階醍醐木幡之間。正信來謁

神祖。密語良久。問曰。淺野長政舉動云何。神祖曰。豈彼渝舊

好耶。竟不來此。正信輒往長政之家。告神祖無他。與俱至。神

祖責之曰。子往年被寬。吾力救之。及太閤薨。如石田三成亦

告其喪。子何秘而不告耶。長政泣謝。神祖意解。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

榮紀初秀吉薨。三成謂長政曰。太閤遺命秘喪。但恐事泄。今

吾與子。贈魚內府。則人必不疑。長政守約不告。三成密遣使

告之。故神祖疑其外已。而長政不之知也。至是始悟三成之

姦計。深憾其賣己。而傾心屬神祖。松榮紀事。○本書去年八

祖歎長政之負恩。其下書曰。既而神祖聞長政能守秀吉之

遺命。不為私恩洩之。重其謹慎。而薄三成之為人。也。按去年

神祖怒解。則不應至此。責之前後相錯。故不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憂諸

將有釁隙。就井伊直政請和平之。神祖許之。二月五日。四大

老五奉行連名。上誓書於神祖。遵秀吉之遺命。輯睦協贊。神

祖亦賜誓書。然各欲伺間逞志。終不寧靜。家忠日記關原記

書載在諸書今略之。前田利家用石田三成之計。挾自立之志。其子利

勝以為吾與細川忠興有外家之親。先是秀吉公命以利家

一即忠隆。故與利勝為姻戚。○利勝諸書皆書利長。蓋據後所更名也。然公卿補任書利勝。今從其實。不可不

告。夜潛訪忠興。悉告之。忠興曰。此足下存亡之機。不可不察。

三成姦邪。足下所常知也。而被欺誑黨于彼。不亦危乎。彼尊

崇亞相。非真敬之。而欲假亞相之威以擊內府也。利勝聞之

色變。忠興曰。足下悔告我乎。進退必與足下共。請勿憂焉。今

夫彼所畏憚者。唯在內府與亞相耳。內府智謀勇略。非諸將

之所企及。而彼百計欲圖之。則其志可見矣。彼既欲黜內府。

豈復有於亞相哉。彼見亞相之老病。幸其不起。而有今日黜

內府明日又點亞相之密謀。足下盍察之。為亞相計。不如與內府修好。作久安之計。利勝幡然曰。不聞足下之言。則吾必陷彼邪謀矣。願足下苦諫家嚴。忠興乃與利勝共赴利家第。從容言之。利家不聽。忠興言甚切至。利家遂從之。曰。足下熟圖之。忠興即冒夜赴伏見。遲明詣神祖第。白之。曰。利家將來謁神祖大喜。密語移時。自是忠興數往來於大阪伏見。恐人知之。著簑笠。自棹小舟。又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會議協謀。兩家和成。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三成成長盛既離間神祖利家。乃與長束正家議。以利勝為將。潛軍窺神祖第。數放火箭。利勝勸忠興與三成通款。忠興不從。正則清正長政以為忠興利家之姻戚也。佯與之。和。彼必信之。則彼之密策可從而知也。忠興然之。佯與三成和好。一日正家謂忠興曰。今夜以大兵襲內府第。則必

大捷。眾議既定。卿宜率兵厲戰。忠興曰。內府智謀勇武。殊絕於人。豈得輒勝。夫用兵之道。謀定而戰。猶且成功難而取敗易。今無計策而輕戰。必不能得勝矣。由是議論紛紜。天既明。三成不能發。期日忠興往神祖第告之。神祖曰。吾亦豫聞其事。若賊兵來攻。吾欲焚諸將第。出於東北廣地。決戰。忠興服其言而去。據細川家傳錄。即此時事而非二事。本書復出。以為二事。誤。今據家傳錄。定為一事。又按石卯餘史。三成欲圖神祖。日夜與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謀議。勸利家父子襲擊神祖。利勝告其謀于忠興。忠興設計沮其謀。終合兩家之好。顛末甚詳。而與諸書大異。然家傳錄所不載。故不取。二十九日。利家應神祖之招。輿疾出大阪。舟而赴伏見。神祖乘輕舸。至淀迎之。利家謝之。下船乘輿。至神祖第。忠興清正幸長徒步從輿。以備不虞。家忠日記。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利家入第坐。神祖饗之。名利家之宰神谷信濃。賜杯酒。忠興清正幸長列坐其下。神祖為利家設蒲團。利家細談。五奉行

之姦詐。謂神祖曰。吾在世不久。別無所求。唯冀存恤肥前守。神祖諾。利家甚喜而還。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忠興白神祖曰。明公與利

家和成。不往問其病。則利家意歉。請約期以枉駕。下官為介。神祖許之。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長盛三成。正家聚其黨。與欲襲神祖。

德善院玄。以雖為其黨。屬意神祖。密告堀尾吉晴。吉晴告之。利家。利家使吉晴抵伏見。告神祖曰。伏見之第。非形勝之地。

宜徙居向島。神祖從之。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曰。向島太閤別構宮殿。為遊息之地。三月。島津忠恒之臣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剃髮號

潛蓄異圖。九日。忠恒手刃之。忠棟家臣競起伏見。繹騷。忠棟雖為陪臣。同諸將上衛。忠恒不上其罪。擅殺之。故忠恒屏居

於高雄神護寺。以待罪。既而神祖使伊奈圖書率數十騎迎之。歸伏見第。忠棟子源二郎久直。在薩摩聞變。據莊內城。舉

兵反。忠恒請歸國討之。神祖許之。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十一日。神祖往大阪。問前田利家之疾。福島正則諫曰。大阪兇徒之

巢窟。請勿往。神祖曰。曷利家輿疾來訪。不可不往而謝之。石田三成聞之。詐稱伏見城外喧擾。扼之再三。其意欲使利家

怒之。又與神祖不相善也。神祖知其姦。不聽。竟駕船如大阪。從臣列弓銃。護衛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勝為姻親。慮神祖

或生疑。遣父玄旨。玄旨名藤孝。三淵伊賀守晴貞子。細川伊賀守元有子。養之。任兵部大輔。事將軍義輝。義昭二公。又事信長。公。信長。公。費判髮叙二位法印。號幽齋玄旨。侍舟中。其實質之也。及舟

引且城讀



泊岸有婦人輿衆怪之。藤堂高虎出自輿中。白神祖曰。慮三成之黨或為變。故匿居于此。請與下官易輿而行。庶無他虞。神祖感其志從之。先入高虎中島之第。而後赴利家之第。忠興從之。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忠興遣玄旨。據關原記大全。時利家疾劇。強起謝之。喜謂神祖曰。賤恙危篤。命在旦夕。唯願明公用心輔導嗣君。其言周摯。關原記大全曰。利家嘗謂利勝利政曰。吾觀內府及諸將舉動。皆將有貳於嗣君。然不可先事除之。吾甚憂之。利政藏之中心。及神祖來利家之第。以為得時。將交。及而死。謀於利勝。利勝固止之。然猶慮其有變。注意視之。利政外雖從其言。而內實懷害心。佩利刀。將近神祖。利勝睨之。利政終不取發。而退。諸書所不載。故附于此。池田輝政。細川忠興。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清正。堀尾信濃。守忠氏。帶刀吉晴子。藤堂高虎等皆侍坐。利家饗神祖。利勝及淺野長

政接伴。石田三成忽著黑衣而至。賀神祖來訪而去。○秀吉公薨。思眷之士。皆隨國俗斷髮。故如此。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並曰。諸將在利家之第會議。及三成至。衆皆愕眙。不終談去。關原記大全曰。三成不入座。告謁而去。今從之。其夜神祖宿藤堂高虎之第。三成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於小西行長之家。○關原記野長政以利家之命。接伴神祖。故辭不來。議曰。內府與利家和協。則吾曹必無噍類。為之奈何。行長曰。內府專恣。利家卿以下諸大老。皆所憤也。諸君多疑。議故不決。今夜襲高虎之第。縱火攻之。不然。內府明日還伏見。邀擊於中路。必可得志。既滅內府。則景仰嗣君者。其志益奮。阿附內府者。失勢沮喪。討而誅之。易如反掌。宜亟決之。玄以曰不然。嗣君幼冲。吾曹受諸大老之指麾。固

其宜也。今無諸老之命。而謀動干戈於輦轂之下。非人臣之法也。且諸將集高虎之第。護衛內府者。不一而足。即如吾女婿堀尾信濃守亦在其中。如此則火攻要擊。皆不可得志。彼此相持。交戰移時。結城參河守率東兵。自伏見來救。則取敗必矣。長盛曰。禮部舉事急遽。必不可成。頃與大谷刑部少輔商確時事。吉繼以為今察事機。專為嗣君盡忠者甚少。而欲除內府代其權者頗多。或有怨讐。就欲逞志。皆挾私而非公道也。內府實有異圖。聲罪討之。何難之有。倉猝舉事。非特亡身滅家。嗣君亦危殆矣。吉繼謀慮深長。諸君宜思其言。議未決。日既暮。正家曰。今舉大事。不可不審其虛實。遣諜偵之。輝

政忠興正則等諸將。列炬嚴備。勢不可犯。竟不能發而罷。

○家

忠日記曰。會於備前中納言秀家之第。議之。今從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而關原記大全叙事最詳。故據之。藤堂高虎行狀曰。三成欲襲神祖於大阪。高虎知其陰謀。急告神祖。得入高虎中島之私第。而免其難。即此時事也。夜

既闌。淺野長政率利家之宰德山五兵衛。至高虎家。請神祖曰。明公不舍利勝。願賜誓書。神祖曰。然諾既重。何用誓書之為。然利家猶有所不安。則當歸伏見授之。十二日。神祖還伏見第。神原康政為前驅。阿部正勝為中協。井伊直政為後拒。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三成每欲害神祖。以為不誘細川忠興為己助。則事難成。乃謂德善院玄以曰。年來與忠興有卻者。我過矣。請子為我修好。玄以告忠興。不聽。玄以

頻請不輟。忠興佯許之。三成會于長束正家之家。以待忠興

至。細川家傳錄作大谷吉繼家。下注一說作長束正家。今從松榮紀事及家傳錄一說。坐定。三成謂忠

興曰。內府驕恣。不可復制。我欲翼戴嗣君。故議除之。足下同

心勦力。則封以二州之地。忠興問其謀。三成曰。我豫置腹心

於內府第側。今夜欲襲之。宮部善祥坊。名祐全。屬淺井。久政長政父子。後事李吉

公。以武功為因。幡鳥取城主。福原右馬助之宅。地勢頗高。據此地。及曉放

火箭以燒內府第。焰發則槍攘避去。時自井樓。雨放鳥銃。則

可殲焉。聞第中之兵。裁有二千人。設使拒鬪。我率大兵掩擊。

則蔑不勝矣。忠興聞而憂之。然神色自若。沮其計曰。不可。夫

放火箭。豈論地之高下乎。彼遣間諜。訶知我謀。則我放之。彼

亦放之。反為彼見。燒我兵敗潰。且內府善練兵。二千餘。兵決

死出鬪。則其鋒未易當。我有一策。我兵見有二千許人。帥為

前鋒。突入死戰。諸君相繼齊進。則事或可成。此計之得者也。

三成等牢持前謀。忠興作色爭論。三成等曰。越中守氣太盛。

且期亦過矣。請竣他日謀之。各罷去。小西行長聞之曰。五奉

行雖堪。世務而拙於軍事。今為忠興所欺。而愆期。大事去矣。

惜哉。既而忠興遣父玄旨。白神祖曰。甲第不利。守備。請蚤移

居向島。神祖曰。奴輩何能為。翊日忠興至第。具告三成等逆

謀。神祖驚曰。微子則吾殆危矣。乃命修繕向島第宅。細川家傳錄松

榮紀事。○松榮紀事曰。忠興直抵加藤清正策告三成等謀。清正驚與忠興入策。勸徒向島。附以備。攷關原記大全曰。一

說四老五奉行欲除神祖故勸神祖徙向島欲襲擊之然諸將攀附神祖者多故其謀不成神祖聞之入伏見城按利家勸神祖徙向島者尊崇之也向島地勢險固反欲襲之非計也入伏見城者從諸將之勸而非為避寇也又一說前田利勝欲圍神祖密告細川忠興忠興至向島告之神祖召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神原康政與忠興定軍議按神祖徙向島之後不應有此謀儻有此謀亦當在伏見第時之事凡自去年八月太閤薨至是歲伏見大阪巷說紛紜記者摺據書之失實者多大全之說為得矣二十二日高力正長叙從五位下為土佐守家

日二十六日神祖徙向島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云以十九日辰良假徙向島今從年譜大

阪奉行皆著黑衣出謁豐後橋自是神祖威望日重遠近率

服毛利輝元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島津義弘等諸侯各求先

容每日來謁家忠日記關原記細川忠興加藤清正淺野幸

長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加藤嘉明七將松榮紀事無池田輝

政而有蜂須賀至鎮以為七將按至鎮此時十四歲軍於朝鮮者其父家政也紀事誤矣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往年在朝鮮皆有怨於石田三成至是同謀

結黨請誅三成於神祖家忠日記太閤記秀吉譜松榮紀事

于朝鮮三成奉行米勞且欲聞太閤之命如水長政相與圍棋屬意征點如耳不聞三成目長盛吉繼而出去二人猶不之

知救局方云三成奉行可來此取太閤之旨從者對曰歸者來此今既歸矣二人驚馳使請之使及再三奉行終不來且

醜詆之二人恐秀吉聞之怒不得已諭秀吉之旨於諸將而歸三奉行每逢人談其事以為口實及班師來歸告狀於秀

吉從而讒之長政子幸長如水子長政聞而深銜之增惡三奉行如寇讐然秀吉薨二人訴三奉行之罪於神祖其餘諸

將亦皆有怨於三成故關原之役竭力時前田利家疾革三

奉神祖世人謂之七人眾其原起於此

成往大阪日夜瞻視松榮紀事曰三成怨神祖亟容七將與

戰誌七將繼至大阪會于利家第謀誅三成議未決閏月三日

加賀能登越中三州太守權大納言從三位管原利家薨。

補任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秀吉公賜利家

姓氏曰羽柴筑前守故公卿補任書豐臣利家今從其實係

本姓長子權中納言利勝襲封領加賀越中次子能登守利政

領能登。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

曰利家薨三老五奉行相議以利勝為大老而慶長

諸軍記皆無其文今按長盛三成正家告諸侯欲除神祖連

名書利家薨後所出也書中有大老五人之中內府一人署

名五老之中羽柴肥前守云云之文則其為大老明矣關原

一戰之後秀家景勝輝元奪職利勝雖屬神祖而不復居職

故世人無知利勝亦為

大老者矣附以備攷

臣按關原記大全曰神祖在伏見第召德山五兵衛問利

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深以不見秀賴公成立而死為憾

嗔目大呼而瞑神祖流涕感其志後幾十年加藤清正嘗

語人曰利家晚年頗志於儒學太閤薨後招宇喜多秀家

淺野幸長及余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

目不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在今之世不

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利家不學亡術儒釋王霸之辯

茫然罔措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就不

止乎此可勝歎惜臣觀此語不特利家志於學清正亦知

尊崇儒術戰爭之世皆所絕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

學遠矣蓋亦文運將開之兆也

七將密議利家既薨三成必出就而殺之事在今夕三成之

黨桑原治右衛門知而告之三成三成匿而不出毛利輝元

宇喜多秀家。島津義弘。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皆黨于三成。義宣聞諸將逼三成。馳至大阪。謁秀賴。弔利家喪。直往秀家。備前島之第。景勝及小西行長來會。義宣以為不如至伏見。依託內府。乃使三成乘婦人之輿。昇至伏見。以避之。秀家義宣置兵護之。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松榮紀事。三成第鄰于秀家。三成毀其牆壁。合兩家兵。以為一隊。松榮紀事。義宣至向島。謁神祖。請救三成。神祖諾。關原記大全。七將悔後於事機。三成亡去。益憤恚。追至伏見。又訴神祖。請誅之。神祖集將佐議之。本多正信曰。三成姦邪無比。為諸將所惡。宜矣。然為五奉行之一。而欲以私怨殺之。非公道也。今從其請。則諸將益驕。其所惡者又

請殺之。許之。則無罪受戮者必多矣。不許。則諸將必曰。三成閣下之所惡。故殺之。某人閣下之所愛。故活之。為有偏頗。以藉口實。此禍亂之本也。不如留三成。以遺諸將之患。松榮紀事。載正信之言曰。三成之死。生在閣下。無所損益。今諸將禮敬閣下。欲假威以殺三成也。三成既死。則諸將各懷自立之謀。不復禮敬閣下也。留三成。以敵諸將。則閣下之威望。日益重矣。按此與細川忠興諫前田利家之語相同。疑遷就其辭也。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神祖然之。遣使諭七將曰。太閤薨未幾。秀賴在大阪尚幼。不可以私忿構兵。宜亟罷去。七將不奉命。神祖遺書七將曰。諸君不思秀賴之故。妄動兵革。其意難解。吾亦與三成同志。請與諸君決戰。七將不得已奉命。遂釋兵。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曰。三成姦邪有餘。然未至謀反。秀賴尚幼。不可妄興兵革。以震驚之。今落三成之職。

使之致仕居佐和山城宜亟罷兵七將不得已奉命皆謂內府曲庇三成事不可曉然以其落職為辭故罷兵今從關原記大神祖遣中村一氏酒井重忠關原合戰誌作右兵衛大夫忠世今從關原記大全

諭三成曰子今致仕去而之佐和山城則諸將怒解而天下無事矣令嗣隼人正吾當左右之矣其長以居職子勿憂也

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松榮紀事三成招上杉景勝密語曰是秋足下

當歸藩不來觀內府必率諸將向會津聲其罪而討之三成與秀家輝元利勝諸卿定約徵兵諸國以興大軍內府雖智謀邁人而前後受敵計無所出東征將士亦不能棄父母妻子而黨於內府或入會津城或還京師諸將離散則內府計窮請和必矣宜觀其變以制之景勝定計而去關原合戰誌曰九月景勝

歸藩三成潛出佐和山城至景勝旅寓定計今從關原記大全三成名其宰島左近清興問

可否清興前車後語集作勝猛蓋杜撰也今從諸家系圖纂本書曰桐谷庶流對曰不可七將以

私忿脅我而內府力救我其意叵測今從內府之勸還佐和山中路有變悔何能及料君侯之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佐

和山徵發九千分為四隊付一千於臣二千於舞兵庫關原合

戰誌舞作前野國音轉訛也三千於蒲生備中初稱橫山喜內事蒲生氏

三成召君侯將三千縱火淺野左京大夫以下第宅臣與兵

庫備中進自豐後橋直襲向島內府必使手下兵防之而身赴東國矣經大和路則追至宇治決戰若經山科則以備中

為前驅由木幡追之則不使內府得過勢多矣大阪諸將黨

于内府者率兵而至事出倉猝部伍不能整既獲内府則我奮彼沮此制勝之道也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與上杉佐竹定計先從内府之言然後圖之清興曰然則徵佐和山之兵屯醍醐山科鏡山之側陰為之備三成從之乃遣使徵之二隊各三千餘人屯醍醐山科及鏡山以迎三成然後奉命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七日神祖罷三成奉行職使之致仕十一日三成還佐和山城神祖慮途中諸將為變使參河守秀康護之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副之及過醍醐山科三成之臣高野越中舞兵庫大場土佐大山伯耆等護衛而去秀康及近世一氏送至勢多而還三成贈正宗良刀於秀康以謝神祖之款曲

○關原記大全曰良刀傳在越前忠直卿家號石田正宗然及至佐和山密結親黨謀作亂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先是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先是水野勝成遭讒失其父忠重之意勝成潛殺讒者出奔忠重大怒絕之勝成流寓鎮西大著勇名至是聞三成等有異圖抵向島請備緩急神祖雅重其材武雖欲用之而憚忠重不許使山岡道阿彌和解之道阿彌美作守景隆弟初為僧居勢田光淨院束髮稱彌八郎左衛門景友慶長初又落髮叙宮内卿法印稱道阿彌忠重奉命勝成遂得執謁家忠日記水野系圖松榮紀事鍋島直茂就井伊直政請屬神祖輸忠神祖善遇之松榮紀事黑田長政謂堀尾吉晴曰内府居向島雖利家卿之意而非久安之計不如移居伏見城以鎮京師大阪吉晴以為然與淺野長政德善院



玄以議之。二人善之。增田長盛。長東正家。雖有異議而不能拒。故四奉行言之於上杉景勝。字喜多秀家。二人亦以為然。

故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為使。請神祖移于伏見

城。神祖許之。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威望日盛。長政玄以長盛

成無以異。不如奉內府以全身。乃勸一氏吉晴使神祖移于

伏見城。家忠日記曰。三老崇奉神祖建議。松榮紀事曰。一

氏吉晴與淺野長盛。長東正家定議。據關原。記大全。黑田長

政實為首謀。故台德公自江府寄書勞之。今從之。松榮紀事

曰。一氏吉晴請神祖曰。德善院雖預密謀。而實無佞腸。請以

德善院士卒番直之日入城。則無猜防之嫌。而天下幸甚。

十三日。神祖徙自向島。居伏見城。裁決政事。威望滋盛。年譜

創業。記家忠日記。是日德善院玄以番直。故堀尾吉晴與玄以議。

付城門管鑰於井伊直政。家忠日記。○按堀尾忠氏妻玄以

養女也。不特中老奉行之故。而以

關原合戰誌。其姻親。交。四月十七日。松平五郎左衛門忠政叙從五位下。

為出羽守。家忠日記。忠政神原康政長子。出繼外祖大

須賀康高。見天正十七年。其後賜松平氏。十八

日。勅賜豐臣秀吉祠號曰豐國大明神。十九日。遷主神祖詣

之。過照高院。聽天台論議。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

陀峰新八幡堂。先是大閣遺命。號其祠曰。二十二日。高力士

佐守正長卒。家忠日記。高力系圖。神祖嘉堀尾吉晴之勞。欲賜誓書以

結好。吉晴辭不敢當。經日。井伊直政作誓書。署己名以授吉

晴。乃受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五月。神祖如大阪城。初秀吉薨。五奉

行密議。欲配秀賴所生淺井氏於前田利家。擬秀賴假父以

抑神祖之權。事未遂而利家逝。神祖豫聞其謀。至是按行城

以且我責

中見所新造門櫓大怒曰利家奸計露矣然既物故須誅利

勝以正其罪利勝聞而憂懼謀於細川忠興抵伏見陳謝無

罪神祖怒解細川家傳錄六月世子加首服於故高力正長

子左近為嗣授諱字名曰忠房賜佩刀家忠日記高力系圖

更攝島津忠恆歸藩討伊集院久直神祖使寺澤志摩守廣

高宥之廣高越中國中暫無事至是久直又反置十二寨拒

守忠恆將兵討之七月九日神祖以山口勘兵衛直友為使

直友後為賜書忠恆戒以誅反臣而懲將來設方略而不損

兵副以鏃二千隻暑衣二百領忠恆上書報捷家忠日記神

祖召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我代秀賴參決庶

務秀家輝元以下諸將航海入朝鮮者太閤尚存必錄其功

秀賴幼弱雖無其事而宜以七八月間各歸本藩休息至明

年秋冬來侍三奉行歸大阪告其言於四大老於是宇喜多

秀家歸備前毛利輝元歸安藝上杉景勝請曰去年自越後

移于會津未及施政輿地易動搖內府所知也願歸藩鎮撫

前田利勝亦請曰今春紹封未暇視事願歸北國修舉父政

神祖並許之故景勝利勝亦歸藩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堀尾

吉晴亦許歸藩關原記其餘諸將黑田如水歸豐前加藤清

正歸肥後細川忠興歸丹後家忠日記細川家傳錄關原

興怨神祖庇護石田三成歸藩據關原記大是夏竹中貞右

衛門重信後任伊豆守名毛利民部少輔早川主馬首民部少輔

關原合戰誌作伊勢守蓋改任也合戰誌又曰主馬首前此

病死然諸書皆云監使七人竹中毛利早川三人與福原大

田垣見熊谷四人相訴今從之家忠日與同僚福原直孝大

記以主馬首列直孝等以為五人蓋誤

田飛驒守一吉初稱小垣見和泉守家純初稱彌五郎垣熊

源五谷內藏允直陳初稱半次郎淺井軍記作直爭朝鮮軍中為

光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監使時事論辨不已至是訴之神祖訊其曲直德善院玄以

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侍曲在直孝等四人神祖

收直孝豐後府內城逐之一吉家純直陳杜門不出家忠日記松榮

紀事並曰放逐直孝等四人沒其采邑關原合戰誌曰不收

采邑杜門屏居竹中毛利固請逐之而一吉等皆太閤近習

之臣與奉行親昵故遲緩其事無幾亂起長束正家赦其罪

引為己黨關原記大全曰直孝被逐其餘屏居今從之○關

原記大全駁諸書之說曰神祖以為忠興清正等七將欲殺

三成其原起于朝鮮監使擁蔽其功故召直孝一吉家純直

陳訊鞫其事直孝三成之兄木工頭之女婿也黨于三成不

以實告故逐之其餘屏居證以明年三成之亂一吉據曰忤

城家純直陳在大垣城黑田如水攻富來安喜二城然諸書

明言監使三人與同僚四人相訴明年與三成者合戰誌之

說為得志摩鳥羽城主九泉嘉隆與伊勢巖手城主稻葉藏

人道通忿爭道通兵庫頭重通子叙道通伐管内木泛水達

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

京畿道歷嘉隆管内故歲輸漕稅及秀吉薨道通不復輸之

嘉隆徵之道通不肯嘉隆訴之有司不能決乃上之神祖曰

太閤恒憫民多徭役免宇治淀川之漕稅無何薨逝故未及

遠太閤猶存則必及遠雖然吾非斷此事特推太閤之心而

言耳由是道通益不輸稅嘉隆憾之明年石田三成之亂道

通屬神祖嘉隆黨于三成實基於此松榮紀事曰神祖命曰畿外之地去此既遠吾

不能聽其說今從家忠日記年譜附尾關原合戰誌○關原

記大全不取此說曰嘉隆惑三成長盛之邪謀謂秀賴可以

得志故寇剽不遺餘力不必有憾於神祖之

判而攻道通然諸書之說皆如此今從之

祖抵京師十四日入朝年譜創業記家忠歸路過三本木第

訪故關白秀吉夫人木下氏號高臺院是日還伏見城十六日詣

石清水社神祖又召淺野長政長束正家謂曰久欲往大阪

見秀賴母子以體不佳稽延至今秋涼清爽將以九月九日

登城三奉行還大阪告秀賴及大虞院關原記大全大虞院

稱淀殿秀吉公薨後號大虞院石田三成在佐和山日逞邪謀覬覦非望陰

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讒前田利勝淺野長政於神祖松榮

紀事

九月七日神祖如大阪并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數

十人扈從神祖宿石田三成故第關原記其夜長盛正家密

告神祖曰加賀中納言有異圖以公登城賀重陽節之日淺

野彈正出迎而執公手使大野修理亮土方勘兵衛松

紀事曰彈正與公圍棋執公手使二人戕公按此雖讒者

空言登城賀節必不至圍碁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神

祖召諸將議之正信曰此非細故宜稱病不入城徵兵伏見

嚴備而去直政康政忠勝曰不必有變登城可也神祖兩用

其言八日黎明遣伊奈圖書於伏見徵兵家忠日記曰十二

按十二日神祖還伏見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

榮紀事曰神祖聞長盛正家之言曰豈有此事吾必登城今

從上諸書八日神祖至長盛第密語良久松榮紀事曰七日夜往

長盛第今從年譜創業

伏見之兵至大阪凡三千八百人參河守

日家忠九日詰旦伏見之兵至大阪凡三千八百人參河守

秀康處守關原記大全○本書曰伏見兵到三成之策日加

辰神祖入大阪城從者倍常至櫻門門者呵之曰門內不容

多士從者為不聞而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十

二人從神祖入堂內揚言曰內府今日有戒心故吾曹敢至

此神祖謁秀賴及大虞院直政忠勝康政三人隔障而坐淺

野長政稱疾不出神祖出過中廚有方一丈二尺紙燈時人

呼大阪大紙燈神祖見之曰關東人所未嘗見宜使從者觀

之酒井忠利出呼從者從者皆入神祖率之還旅寓關原記

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曰神祖還自城中下令曰大阪諸將

第宅各建樓櫓此何謂也宜亟毀之諸書所不載附以備攷

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勸神祖入居大阪西城輔佐秀賴神祖

從之徙居西城諸侯事神祖如秀吉在城時年譜創業記家

史○關原記大全曰十二日神祖還伏見載一說曰不還伏

見遂入西丸按年譜創業記等諸書不書還伏見關原記大

全亦無再往大阪之日一說與諸書合今從之大全又曰神

祖謂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吾以太閣之遺命欲輔佐秀賴

而秀賴移于大阪不能遂志今欲移居西丸以施政令是春

有異同長盛正家奉命今按長盛正家勸神祖者事體宜然

故從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但合戰誌云長盛正家告之大

老取進止按此時秀家景勝輝元皆就藩無一人在大阪者

又按松榮紀事神祖命諸將急築櫓西城大全曰西丸秀吉

所築樓櫓殿閣悉備故不及修繕神祖即移居或云奉晦神

行築殿守以奉神祖恐非也大全之說為得故並不取

祖遣寺澤廣高於薩摩援島津忠恒伊集院久直嬰城固守

忠恒不能拔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二書並云明年神祖

再遣山口直友於薩摩講和久直奉命出城去

然明年事實浩 十月五日南部大膳大夫信直卒。子信濃守

利直嗣。家忠日記神祖召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定淺野長政。

大野治長。土方雄久之罪狀。下令擊前田利勝。八日流大野

治長於下野結城。土方雄久於常陸大田。佐竹義宣居大田城黜長政

使居甲州采邑。長政不敢赴采邑。屏居武藏府中。年譜創業記

大全松榮紀事長政利家之姻戚。雄久利家之表兄弟。治長與雄久

交睦。故長盛正家告其謀於神祖。搆聞之。年譜附尾丹羽長重至

西城。謁神祖曰。聞前田利勝有反計。下官所居小松城。鄰於

金澤城。出師擊之。則請為前鋒。神祖賞之。授佩刀以為征加

賀前鋒。長重悅而還。小松城。松榮紀事作大聖寺城。按此時山口玄蕃允宗和在大聖寺城。

紀事誤今從關原記石田三成修佐和山城。浚隍增壘。招知

名之士。人皆疑其有異志。神祖使增田長盛大谷吉繼詰問

之。三成對曰。佐和山城諸國往來之道。而埋沒蕪穢。故稍治

之耳。非敢有他。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合戰誌

之三成出迎之。享禮殊渥。厚贐之。忠勝還言其無他。人言始

息。諸書皆書忠勝受賂而還。時人譏之。是不知機變者之說

也。忠勝忠勇有餘。豈耽利欲者哉。神祖命使與忠勝復命。皆

有意為之。而紛紜之說。由是方息。是欲鎮靜物情也。力辨諸

書之非。然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並無其

事實之本。多家譜亦無使於佐和山之事。故不取。神祖遣

柴田左近於佐和山。人不知其故。三成上誓書於神祖。以趣

出師北陸。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

出。兵三成悅奉命細川忠興聞擊利勝。舟至大阪。神祖遣使

蓋臆度之言也。

謂忠興曰。利勝蓄異圖。豈子亦黨之耶。忠興謝曰。利勝豈敢有異心。下官嘗謂利勝曰。嗣君幼弱。不足倚賴。當今之世。執天下之權者。無過內府。輿望悉歸之。然石田三成親近太閤。頗有權勢。其或屬三成乎。利勝怒曰。吾豈立三成之下風乎。以此揆之。利勝不負明公必矣。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所記各異。今擇其可者。從松榮紀事。

臣按。細川忠興生於閔閔之家。攻城野戰。其功較著。而其尤大者。在乎調停神祖與前田利家焉。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為奉之。而日夜媒孽。巧為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利家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

祖利家和好如故。而三成計沮。既而利家薨。三成百計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必欲殺之。神祖矜而庇護之。落職使居佐和山城。三成又欲嗾利長陰使其黨。讒淺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冤枉。始得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勦兇徒。徇北陸以鍛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關。而忠興之功。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忠興遣使金澤。勸利勝請和神祖。利勝與弟利政議。作書明其無貳。使其宰橫山大膳長知齋之。長知後稱山城。至大阪。憑井伊

直政告之神祖召長知親問之。長知捧利勝之書。俯伏言曰。肥前守忘太閤之厚恩。背亞相之遺命。苟懷二心。蔑如幼君。則罪戾孰大焉。縱肥前守喪心病狂。欲圖不軌。一二老臣。豈不諫諍。冀垂照察。神祖作色曰。利勝久蓄不臣之心。故今春稱父遺命。遣老母芳春院於金澤。其意可知矣。汝宜亟歸。在此何為。終不見利勝之書。長知固請見之。神祖披之。謂長知曰。何不送誓書。對曰。去年太閤薨。肥前守上誓書。故不及再上。若又疑之。雖累千百。終無益也。宜以平生觀其情偽。神祖意解曰。然則副以家老一兩人。送還芳春院於大阪。長知曰。此在肥前守兄弟之意。非臣所敢知也。神祖然之曰。汝宜蚤

歸金澤。諭利勝兄弟致質。長知奉命而退。應對甚謹。言有條理。神祖左右皆稱之。

松榮紀事曰。神祖聞細川忠興之言。遣無貳。且曰。先人與明公和好既成。未幾構異。則不唯背太閤之遺命。亦違先人之教。下官雖不肖。豈敢如此。神祖曰。言不虛飾。則來此陳謝。利勝奉命。然深雪不能進馬。故神祖期以明年之春。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日蓮宗

僧有受不施不受不施二流。往年關白秀吉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去年秀賴薦秀吉冥福。亦不出。不受嚫施二流爭辨不已。遂訟之。神祖出在西城外殿。親聽其訟。奉行列坐。德善院玄以判之。不受不施僧語塞。神祖斷曰。供養大佛不出者。任汝之法。薦國主冥福不出者。其罪大矣。遂處不受不施僧於遠流。

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

宇喜多秀家重臣宇喜多左京



亮孝親

和泉守直家姪安心子後更稱阪崎出羽守○孝親或作正勝關原合戰誌信顯武家盛衰記成正玉滴

隱見重長元寬日錄貞盛皆無一定之說今從阪崎家譜 戶川肥後守達安花房志摩守

職之岡越前守惡壁臣中村刑部讒佞擁蔽疎斥舊臣請誅

之。刑部初稱二郎兵衛秀家之妻加賀大納言利家之女也二郎兵衛為勝臣來備前諸事權臣長船紀伊守有寵

於秀家秀家甚親任之更稱刑部專國政 秀家不聽四人固請之秀家匿刑部於

其第不出四人請索之各擁部兵據玉造街而反斷髮為號

秀家兵至則將逆戰大谷吉繼欲使榊原康政和解之事不

成神祖聞之責康政曰平巖親吉至自關東汝當代之東歸

秀家家事何關汝事而留滯至此耶秀家大家也豈汝欲取

貨賂乎康政即日東歸吉繼聞之曰吾欲為內府輸忠誠而

其責康政是責我也我何面目可以見人自是始有貳於神

祖之心。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 秀家訴四人專恣於神祖神

祖名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議之定四人之罪付宇喜多孝

親戶川達安於玄以付岡越前守花房職之於長盛。家忠日記松榮

紀事並曰神祖聽訟放逐四人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將佐相議曰四人與秀家兵鬪死則大阪騷擾而內府受棄之之譏

乃私輪隊長二人成玉造街以防護之秀家無如之何四人感激歸附神祖今從關原記大全 十一月前田

利勝以所生芳春院及重臣村井豐後山崎安房為質送於

大阪神祖名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利勝以老母家老為

質此與吾講和之驗而其無異圖明矣然寘之大阪則嫌於

公家之質吾欲送之江戶何如長盛以為不可神祖不聽二

人固爭之。神祖曰：然則送書利勝以觀其意。乃作書寄利勝以喻之。利勝名利政。議之。利政流淚以為不可。利勝素欲與

神祖修好。故不用利政之諫。復書奉命。神祖遂輟北伐。芳春院為

質、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皆係明年之春關原記大全係是冬叙事最詳今從之十二月三日神

祖放鷹攝州茨城。河尻肥後守饗之。肥後守蓋故肥後守秀隆子關原記大全曰

名宗久石卯餘史佐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一繼。六郎右衛門之繼子

關原記大全作重氏今據堀田系圖訂之率秀賴鷹師扈從。織田有樂、細川玄旨

有馬法印、金森素玄、山岡道阿、彌岡江雪前庭半入。或前庭

波前羽國音相同姓從駕接伴。賜一繼以下金銀衣服各有

差。五日神祖還大阪城。關原合戰誌係十一月曰淹留五日關原記大全曰十二月五日放

鷹。六日還大阪。創業記松榮紀事是月。世子夫人淺井氏自係十二月而不日。今從家忠日記。毛利輝元長子藤七郎秀就著

伏見赴江戶城。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毛利輝元長子藤七郎秀就著

袴。叙從四位下。後為長門守神祖以神原康政為使。贈袴。家忠日記○按

康政歸江戶見上文十月奉使輝元或在荒川二郎九郎卒。

其前乎本書係年尾而無月今無所考荒川二郎九郎卒。

家忠日記。○本書曰元年二郎九郎養松平隱岐守定勝第三子。三郎四郎定綱為子。及卒家臣皆欲以荒川氏之族為

嗣。不奉命。太夫人水野氏怒其違約。神祖曰。三郎四郎何必以繼他人之家為榮哉。彼成長之後。願給采邑。當倍荒川氏

太夫人。水野分長為大番頭。阿部忠吉為步行頭。給食邑五

千石。植村新六郎家次卒。子新六郎家正嗣。家忠日記家次出羽守家政子

家正襲稱新六郎。叙從五位下。任志摩守。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烈祖, 成績, 卷之九終, 松井甲太郎, 書]*

